

元宵灯火暖

于春林

家乡的元宵节很红火，人们在用这古老的习俗延续喜庆和热闹。暮色四合时，年的气息尚未散尽，正月十五的灯笼已悄然爬上檐角。乡间的庭院里浮动蜜糖与糯米的甜香。

小时候，乡村迎接元宵节的仪式虽然很简陋，却透着喜庆和热闹。天刚刚暗下来，我便催促父亲把家里挂了几年的大红灯笼点起来，生活一向节俭的母亲则对我说：“你看看别人家的灯笼都还没有亮起来呢，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我知道母亲是心疼家里的用电量太多，所以才这么说。当看到邻居家一两个大红灯笼被点亮时，我家才跟着点起红灯笼，刹那间，整

条街的红灯笼次第亮起，仿佛看到了星河坠入普通人家，将寻常巷陌装点成流动的画卷。我欢呼着，雀跃着，奔向街巷。此刻，街上人影绰绰，大都是与我一样的同龄人。

家乡有一处城隍庙，那时是最热闹的去处。尽管规模不大，但在人们的眼里也算是灯的海洋。孩子们有的在成人的带领下提着家里自制的鲤鱼灯穿梭在人群中，歪七扭八的鲤鱼灯笼引得人们好奇的目光；有的用竹篾扎出的兔子灯，在夜色中忽明忽暗，仿佛月宫捣药的玉兔真的降临人间；最妙的是城隍庙翘起的瓦檐上悬挂的那几盏走马灯，那是

乡间最擅长扎灯笼的手艺人用彩纸糊的：武松打虎的剪影与嫦娥奔月的线条交替流转，灯芯燃烧时，光影在上面游走如戏，让人想起皮影戏里那些活灵活现的旧时光。人们争先往前面挤，那热闹的场景令人永生难忘。

城隍庙前卖元宵的摊子冒着白汽，老妇人用木勺轻敲锅沿，“笃笃”声里，雪白的元宵在铁锅里翻滚。孩子们央求着自己的母亲给买上一两个诱人的元宵，家长们则呵斥着孩子说：“家里不是刚刚吃过元宵了吗？”孩子们委屈地回答：“家里才分到几个元宵，没吃够！”

乡间元宵节显得质朴，大多数家庭的孩子

举着用萝卜雕的灯，在街上奔跑，灯影里晃动的不仅是光，还有对丰收的祈愿，对幸福的向往。

如今，元宵节的灯变得更加时尚了。它从来不只是照明的工具。它是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浪漫，更是寻常百姓家“万家灯火不夜天”的温暖，灯影里藏着的，是中国人对团圆的执着。

我幻想着，元宵节的晚上，我也提着一盏鲤鱼灯笼走过城市长街，看灯影在柏油马路上摇曳，恍若看见小时候在光影中流转。这灯笼的光，照过儿时的热闹，也映过乡村的烟火，如今又温柔地照在我所在城市的街道上。

寻找窝头的梦

女真

睁开眼睛时，屋里一片漆黑。她能听到身边弟弟的呼吸，听到爸爸的呼噜。弟弟那边是妈妈，妈妈那边是爸爸。她睡炕梢，爸爸睡炕头。她听到自己肚子咕噜咕噜响，响得让她担心把弟弟吵醒。想吃东西。饿。从被窝里爬出来，被窝外面的冷空气让她打寒战。炕琴就在她右手边，她清楚地记得白天自己把窝头塞进紧挨炕琴的最下层的褥子里。想把窝头拿出来吃。趁着夜色，谁都没醒，她可以把完整的窝头都吃进肚子里，不用跟谁分享，不怕弟弟跟她争抢。弟弟比她小两岁，平时家里有好吃的，都是弟弟先吃，弟弟吃过才能轮到她。可是炕琴上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连褥子都没有，哪来的窝头？炕琴上面的被褥晚上睡觉时是要铺到炕上的，褥子铺在身下，被子盖在身上。她真蠢，怎么忘了被褥晚上要从炕琴上搬下来呢？铺被褥是妈妈的活儿，白天藏在那里的窝头妈妈发现了？偷偷给弟弟吃了？她无比伤心、懊恼，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

睁开眼睛时，屋里一片漆黑。摸了一下眼角，没有泪痕。她明白自己又做梦了。她睡在单人床上，身边只有衣柜和床头柜，哪有炕琴。老家乡下，放在炕梢名叫炕琴的木制家具，她现在只能在博物馆和网上见到。这些年，寻找窝头的梦，她做过不止一次。第一次给女儿讲时，女儿笑她应该是小时候饿怕了。跟生于1985年的女儿讲睡梦中寻找窝头吃却怎么也找不到，女儿不能理解。女儿小时候问她：妈妈，你小时候爱吃肯德基吗？她回答：没听说过。那一年，女儿不到十岁吧。女儿忽闪着眼睛看她，那种懵懂不解的表情，她至今还能回想起来。

一晃儿好几年没做过找窝头的梦了。也许，跟要出去吃饭有关吧。

上周女儿跟她讲：您过生日，咱们去外面的饭店吧。她再次表示不想过生日，更不想去饭店。她不愿意小两口破费。他们每个月要还4000多块钱的房贷呢。女婿说：妈，您七十了，是大生日，一定得过。女婿博士毕业，在上海这边的大学里找到教职，女儿从东北老家嫁过来。一晃儿女儿过来十年，外孙小暖上小学二年级了。小暖姥爷早几年走的，小两口早就让她过来住一段时间。她飞过来两个月了。女婿的面子她得给。她认真说：那千万别买蛋糕。

上个月小暖过生日，在家里吃的饭，在外面订了蛋糕。蛋糕甜甜。她现在血糖高，不敢吃甜食；血脂也高，不敢吃油大的东西。

生日饭定在南京路的一家西餐馆。有牛排、虾排，还有好些她没吃过的食物。女儿说必须让妈妈开一次洋荤，回去后可以给亲戚朋友讲自己吃过正宗西餐。到底还是安排了生日蛋糕。代糖蛋糕吃上去口感也不错，可能她平时很少吃糖的缘故，有一点甜味都能感觉出来。小暖给她戴上生日帽，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她闭上眼睛许了愿。

许过愿，女儿又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保温盒。这孩子，饭店来就来了，蛋糕买就买了，还要送礼物？又乱花钱。女儿笑说：妈，这礼物你无论如何想不到，你一定喜欢！

保温盒里，竟是一个窝头。女儿说是拜托一个在东北风味饭店当厨师的老家做的，妈，给您做这个窝头，主要是希望您以后再也不做找窝头的噩梦了。苦日子过去，再不会来了。她后悔跟女儿说那个梦。这孩子心太细了。她不愿意女儿心太累。女婿用切生日蛋糕的餐刀把窝头分成小块，递给她一块品尝。

这窝头真是用心做的，玉米面里加了白面、小米面、南瓜粉。她连声夸：好好……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她反复琢磨，生日宴上吃的窝头，跟记忆中吃过的窝头明显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当女儿面，她除了夸奖，不能再说别的，但味告诉她，这窝头不是那窝头。是味蕾退化了吗，还是记忆有偏差？好像都不是。应该不是手艺，是食材问题。这窝头缺东西。缺橡子面吧。小时候家里不富裕，蒸窝头时可能玉米面里加了橡子面。橡子面吃多了，容易大便干燥。是的，这么回事。但她决定不把这个发现告诉女儿。在上海，你让女儿去哪儿找橡子面？找不到的。找到了也未必真爱吃。梦里的窝头，只是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抹不去的人生记忆吧。

写在春天

(组诗)

布日古德

石人山

一座山的风骨
既有抗联时期一群汉子的
横眉冷对，又有现在人的
——和蔼、清瘦、脱俗

山下你喜欢的高粱红了
山上，你拜祭过的那个英雄
是一位抗联的老将军
也是你想象中的论语老人

一列列高铁往来如梭
沈北新区，丙午年的钢牛铁马
撒开四蹄，浪漫驰骋

春天的白丁香、紫丁香
让我们的大沈阳沁人心脾
也让我们的三道岗、公主屯儿
——兴隆堡，熠熠生辉

丁香花

一群孩子被红领巾中托举着
天天向上。
在石人山，在卧龙湖，
在大辽河，在浑河，
游人穿梭的花海
锣鼓一响
山歌唱起来，
才是最美的丁香花开

丙午年，紫丁香树的深夜之吻
淡紫色的梦像一颗暖心的问候
以一滴雨后的晶莹擦亮春天
我爱我的祖国，
团结就是力量
看一树树白丁香透过的霞光，
一群群雁阵“嘎啊，嘎啊”归来

春的花海，红是主基调
烂漫的写生，还有素描
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我们都是生产、建设前线上的主人公

秀水河

像一枚纽扣在沈阳的胸前
多美的翡翠玉啊，
手指轻轻一点，
便是美轮美奂的旖旎和涟漪

一片荷花，羞报得
像一位少女挥动着一条白纱巾
我与秀水，总是遥相呼应

喜欢你，跨出检票口
我们的每一次拥抱都是热泪盈眶
每一个春天和秋天，
都是饱满和丰硕

母亲与你坐在岸边
期待的目光总是盯着远方
哪怕是一只蝴蝶和燕子飞来
你们都说：我们的亲人回来了

麦田里

辽南的麦田绿了
一个晚上的春风抽打
八叶龄的冬麦，
尖叫着喊疼

的确是海一样
被春风洗过的鸳鸯浴
一直在拔节、秀穗、开花、灌浆儿

顶着春寒料峭的
才是一条汉子。
就像这麦田
披着一身雪花，
静悄悄
——走进美美的人间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大地上的故事

张淑清

大街，从早上骂到日落西山，还不过瘾。歇一歇，接着骂，骂得月亮躲进云层，狗子钻入玉米秸秆垛，骂得村里的人家，统统门窗紧闭，留下风在外面号响。

我常常扛一把镐头，在山林穿梭，鱼一样敏捷，灵活。镐头扬起又落下，重重地砍在大地上，那些枯木应声倒地。一块一块的木头，鲜艳通透，躺在地上，等着一双年轻轻捡起来，带它们回家。生着一日三餐的烟火，除此之外，我腋窝夹着一把铁锨，追逐太阳的脚步，在坑坑洼洼的小路，停下来，挖一锨土，修一修伤痕累累的路。空寂的大道，没有车辆来去，世界越来越深沉，什么也不说。一只猫迈着悠闲的步子，走走看看，有时蹲下来，思考。村庄没有牛马了，撂荒的牛栏、猪圈、马槽子、木板车，蹲在某个角落，陷入深深的回忆。和人一样，老了老了，剩下的日子是用来缅怀和咂摸过去的。

一座村庄，横七竖八地有着许多路，大路小路，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的名字与故事。

村口的主干路，母亲目送我们读书、考学、进城。一年又一年，父亲母亲在，儿女还有回来的理由。柴门小叩，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山也活了，水也秀了，老房子敞开心儿迎接我。

父亲走后，老宅子突然消瘦起来，一草一木，一沙一石，所有的物件都有父亲身体里的印记和气味。我央求母亲到楼里过冬，春暖花开再回去。母亲一口回绝，我们也没勉强。

大地被脱去一层外衣，露出一根根结实、坚硬的肋骨。大大小小纵横密布的河流小溪，苟延残喘地活着。树木、山脉、房屋、

池塘，像极了一个人的身体、骨骼。

走进那一座院落，一把锁看门，屋檐底挂着蜘蛛网，网上粘着几只死亡许久的苍蝇。墙头有熬过的药渣、半截铅笔、一段破旧的皮尺。

老井快被淤泥埋死了，一块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诉说着这里发生过的故事。若干年后，我们这一批又一批失去故乡的人，也许会听到淤泥里的故事。

我一次又一次舟车劳顿地往返于城市和村子之间，为的是让故乡记住我，在我的身体里打上老家的烙印；大脚板、打招呼、一根扁担能挑100多斤粮食，额头长着一颗豆粒大黑痣，凭着这些痕迹，就可以破译我回到故乡的密码。

其实，在村庄，冬天一来，炉火旺旺，火锅支起来，红薯、土豆、豆腐、萝卜、大白菜、辣椒、酸菜、菠菜、五花肉、芹菜、蚬子等。只要是吃的，均可以进火锅内，涮一下，蘸一点酱料。外面雪花飘飘，室内一家人围坐一起，吃着火锅子，抿一口米酒，说着工作上的事，讨论着来年的庄稼问题。只是，这样的岁月，过着过着，就成了回忆。

城市进入12月后，大街小巷晒暖的人，愈来愈少。风一硬，一些小动物也不知躲在哪里。我上下班，包里带着猫罐头、猫条，遇到猫狗，喂一顿。“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在城市、在村子，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在照亮自己的时候，也温暖别人。

冬天里的草木、房屋、大地、河流、山川、白云、蓝天、鸟儿、牛马羊，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坚定不移地向春天迈进。

记年

孙洪震

卜丝倒进沸水焯去辛辣，捞出后攥成紧实的团子，冻在窗外的天然冰窖里，整个正月都能随时取用。

包完饺子，暮色已浓。走进后院，屋后的河套撞入眼底——冬日的河水结了厚冰，白茫茫一片，延伸向远方，风掠过冰面，带着凛冽的寒意，也卷来心底最深的思念。

父亲在世时，最疼我，更疼我的儿子，他的大外孙。儿子八岁那年春节，我们回娘家小住，父亲特意找了块厚实的木板，钉成简易的冰排，拉着外孙在冰上滑行。那时阳光正好，冰面反光，父亲的背影挺拔，笑容温和，成了我心底最温暖的定格，刻在岁月里，不曾褪色。如今，冰面依旧光洁，那个简易的冰排，却早已不见踪影。我站在院里，风掠过耳畔，仿佛还能看见那两个身影——一个白发微霜，一个稚气未脱，手牵手滑过冰面，笑声漫过河套。

车窗外的暮色浸着凉意，鸭绿江的春风扑在玻璃上，凝出一层薄霜。路牌上“长甸”二字渐次清晰，我攥紧怀里的物件，喉间发紧——结婚生子十五载，这是我头一回回家守除夕。父亲走远，已是第三个春秋了。

旧时宽敞的院落仍在，大屋门窗挂着新锁，母亲迎上来，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笑着说：“回来就好”，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不必言说的牵挂。

家乡的年，是从一盆青萝卜开始的。东北除夕离不开饺子，而这里最地道的，从不是鲜香的肉馅，而是清润的萝卜丝馅。老辈人说，萝卜顺气，过年吃它，一年心宽体安，无灾无难。

母亲准备好了带泥的青萝卜，搬出了用了几十年的磙子，坐在小板凳上，一下一下碾着萝卜丝。粗粝的磙面划过脆嫩的萝卜，簌簌声响，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年音。碾好的萝